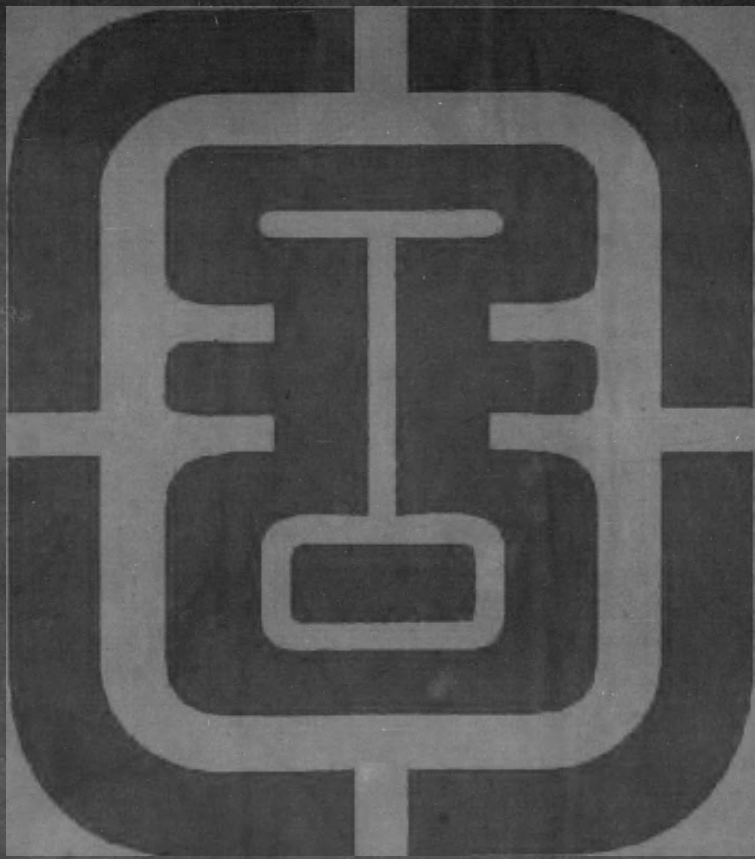


醫
說
會
編



醫說續編卷第十一

崑山周恭輯

腫脹門 附陰腫

論水腫生死用藥法

水腫因脾虛不能行濁氣氣聚則為水水漬妄行當以參朮補脾使脾氣得實則自能健運得以升降運動其根機則水自行非五苓神祐之行水也宜補中行濕利小便水自通行切不可下用二陳湯加白朮人參蒼朮為主佐以黃芩麥門冬制肝木茯苓木通一本加炒山梔制肝補脾若腹脹少佐厚朴氣不運加木香木通氣若陷下升麻柴胡提之隨病加減必須補中切不可下水腫五不治者五臟齊損故也口出血水者不

治三五日死水腫本在中宮腰已上腫宜汗腰已下腫宜利小便此仲景要法諸家只知治濕當利小便之說執此一塗用去水之藥者多死水腫脉多沉病陽水兼陽證脉必沉數病陰水兼陰證脉必沉遲治法

藁荷解蠱毒

于寶外姊夫蔣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蠱家人密以藁荷置其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張小也乃收小小走自此解蠱毒藥多用之周禮蔗氏以嘉草除蠱毒宗慎謂嘉草即藁荷是也搜神記

瘡後腫脹

莊季裕云予自許昌遭金狄之難憂勞艱危衝冒寒暑避地東方丁未八月抵泗濱感瘡瘡既至琴川爲

醫妄治榮衛衰耗明年春末尚苦肘腫腹脹氣促不能食而大便利身重足痿杖而後起得陳了翁家專爲灸膏肓俞自丁亥至癸巳積三百壯灸之次日即胸中氣平腫脹俱損利止而食進甲午巳能肩輿出謁後再報之仍得百壯自是疾證頓減以至康寧時親舊間見此殊功後灸者數人宿痼皆除孫真人謂若能用心方便求得其穴而灸之無疾不愈信不虛也針灸四書

赤土治陰腫

有人陰腫醫以赤土塗之令服八味丸而愈一兒陰腫醫亦以赤土塗之愈若久病而陰腫病已不可救宜速灸水分穴蓋水分能分水穀水穀不分故陰腫

不特陰腫他處亦腫也尤宜急服禹餘糧丸云既効方

水腫鍼忌

水腫惟得鍼水溝若鍼餘穴水盡即死此明堂銅人所戒也庸醫多為人鍼水分殺人多矣若其他穴亦有鍼得差者特幸焉耳不可為法也或用藥則禹餘糧丸為第一予屢見人服驗故書于此然灸水分則最為要穴也

灸水腫

有里醫為李生治水腫以藥飲之不效以受其延待之勤一日忽為灸水分與氣海穴翌早觀其面如削矣信乎水分之能治水腫也明堂故云若是水病灸大良蓋以此穴能分水不使妄行云耳但不知明堂

又云鍼四分者豈治其他病當鍼四分者耶並資生經

腹脹吐蟲

子和云余昔過夏邑西有婦人腹脹如鼓飲食乍進乍退寒熱更作而時吐嘔且三載矣師覲符呪無所不至惟俟一死會十月農隙田夫聚獵一犬役死磔于大樹下盤根遺腥在其上病婦偶至樹根頓覺昏憤眩瞶不知人枕于根側口中蟲出其狀如蛇口眼皆具以舌舐其遺腥其人驚見以兩袖裹其手按蟲頭極力出之且二尺許重幾斤剖而視之以示諸人其婦遂愈此正與華元化治法同蓋偶得吐法耳

風水

張小一初病疥把搔變而成腫喘不能食戴人斷為

風水水得風而暴腫故遍身皆腫先令浴之乘腠理
開發就燠室中用酸苦之劑加全蝎一枚吐之節次
用藥末至三錢許出痰約數升汗隨湧出腫去八九
分隔一日臨臥向一更來又下神祐丸七十餘粒三
次嚥之至夜半動一行又續下水煮桃紅丸六十丸
以麝香湯下又利三四行後二三日再以舟車丸通
經散及白朮散調之愈

又

曹典吏妻產後憂恚抱氣渾身腫繞陰器皆腫大小
便如常其脈浮而大此風水腫也先以蠶水捺其痰
以火助之發汗次以舟車丸瀉散瀉數行後四五
日方用苦劑涌訖用舟車丸通經散過十餘行又六

日舟車瀉川復下之末後用水煮桃紅丸四十餘丸
不一月如故前後涌者二瀉凡四通約百餘行當時
議者以爲倒布袋法耳病再來則必死世俗只見塵
中貨藥者用銀粉巴莖塌腫者暫去復來必死以爲
驚俗豈知此法乃內經治鬱之玄妙且兼此藥皆小
毒無毒之藥豈有反害者哉但愈後忌慎房室等又
况風水不同塗水無復來之理

水腫

南鄉張子明之母極肥偶得水腫四肢不舉戴人令
上涌汗而下泄之去水三四斗初下藥時以草貯布
囊高支兩足而臥其藥之行自腰已上水覺下行自
足已上水覺上行之狀如蛇走墜如線牽四肢森然

八醫說續編卷一
四
成
涼寒會於臍下而出不旬日間病大減餘邪未盡戴
人更欲用藥竟不能從其言

停飲中滿

涿郡周敬之自京師歸鹿邑道中渴飲水過多漸成
腫滿或用三花神祐丸憚其太峻或用五苓散分利
水道又太緩淹延數月終無一效蓋粗工之技止於
此耳後手足與腎皆腫太小便皆秘託常仲明求治
于戴人戴人令仲明付藥比及至已歿矣戴人曰病
水之人其勢如長川泛溢欲以杯杓取之難矣必以
神禹決水之法斯愈矣

水腫畢丸

霍秀才之子年十二歲畢丸一旁腫脂戴人見之曰

此因驚恐得之驚之為病上行則為嘔血下則腎傷
而為水腫以琥珀丸通經散一瀉而消散

腹脹成水氣

蹴踘張承應年幾五十腹如孕婦面黃食減欲作水
氣或令服黃芪建中湯及溫補之劑小溲涸閉從戴
人療焉戴人曰建中湯攻表之藥也古方用之攻裏
已誤也今更以此取積兩重誤也先以瀉劑吐之置
火於其旁大汗之次與猪腎散四錢以舟車丸引之
下六缶殊不困續下兩次約三十餘行腹平軟健啖
如昔常仲明云向聞人言瀉五六缶人豈能任及聞
張承應渠云誠然乃知養生與攻病本自不同今人
以補劑療病宜乎不效

並儒門
事親

按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也特麻徵君文之耳丹溪曰脾虛不能行濁氣氣聚則爲水水漬妄行當補脾氣自能健運得以升降運其根機則水自行此千古聖人之至言也而常氏云今人以補劑療病宜乎不效是何言也且人之所賴以生者元氣爲之耳苟不顧元氣以爲本專行峻利之藥以治病吾恐不能無虛虛之禍也雖曰稠痰宿垢非逐不可先哲自有活法之機有可不可之式存焉嗚呼一言之錯千載貽誦凡游是術者能不博通以意爲醫乎

濁氣在上則生腹脹

范天駭郎中夫人八月中先因勞役飲食失節加之

憂思氣結心腹脹滿且食不能暮食兩脇刺痛診其脈弦而細至夜濁陰之氣當降而不降腹脹尤甚大抵陽主運化飲食勞倦損傷脾胃陽氣不能運化精微聚而不散故爲腹滿黃帝鍼經五亂篇云清氣在陰濁氣在陽亂於胸中是爲大惋內經曰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腹脹此陰陽返作病之逆從也先灸中脘乃胃之募引胃中生發之氣上行陽道又以木香順氣湯助之使濁氣自降矣發明

感濕浮腫

至元戊寅五月間霖霪積雨不止魯齋許平仲先生時年五十有八面目肢體浮腫大便澹多腹脹腸鳴時痛飲食減少命予治之脈得弦細而緩先生曰年

壯時多會服牽牛大黃藥面目四肢時有浮腫今因
陰雨故大發予曰營運之氣出自中焦中焦者胃也
胃氣弱不能布散水穀之氣榮養臟腑經絡皮毛氣
行而澀為浮腫大便溏多而腹痛腸鳴皆濕氣勝也
四時五藏皆以胃氣為本五藏有胃氣則和平而身
安若胃氣虛弱不能運動滋養五藏則五藏脉不和
平本藏之氣盛者其脉獨見輕則病甚過則必死故
經曰真藏之脉弦無胃氣則死先生之疾幸而未至
於甚尚可調補人知服牽牛大黃為一時之快不知
其為終身之害也遂用平胃散加白木茯苓草豈薏
仁數服而腹脹溏瀉腸鳴時痛皆愈飲食進止有肢
體浮腫以導滯通經湯主之良愈內經曰濕淫所勝

平以苦熱以苦燥之以淡泄之陳皮苦溫理肺氣去
滯氣故以為主桑白皮甘寒去肺中水氣水腫臃脹
利水道故以為佐木香苦辛溫除肺中滯氣白朮苦
甘溫能除濕和中以苦燥之白茯苓甘平能止渴除
濕利小便以淡泄之故以為使也

水蠱腹脹

紹興術士朱蓁衣名甫苦水蠱腹脹醫者只令服嘉
禾散久之不效葛丞相授以此法即安右取嘉禾散
四柱散細末各等分合和令勻依法煎服

治水氣方

王尚之提刑傳云武義縣方治數人甚妙用黃額魚
一箇菜壹一合許右煮淡羹頓食紹興張醫升之云

以商陸根煮菘荳令熟去商陸取菘荳任意食之亦
妙王氏博濟方第二卷逐氣散與此藥大同小異乙方

水腫五不治

水有十種不可治者有五第一唇黑傷肝第二缺盆
平傷心第三臍出傷脾第四背平傷肺第五足下平
滿傷腎此五傷必不可治

腹上忌出水

凡水病忌腹上出水出水者一月死大忌之並千金方

論鼓脹用藥治法

鼓脹治法實者下之削之次補之虛者溫之升之補
為要實者按之堅而痛虛者按之堅而不痛朝寬暮

急者血虛暮寬朝急者氣虛終日急者氣血俱虛又
名單鼓其詳在格致餘論中用藥大補中氣行濕此
乃脾虛之甚必須遠音樂斷厚味有氣虛者大劑人
參白朮佐以陳皮茯苓黃芩蒼朮之類有血虛者四
物湯行血隨證加減脉實兼人壯盛者可用攻藥便
用收拾以白朮為主腹脹用厚朴因味辛以提其氣
之聚於下焦也治法

脹病補氣治驗

丹溪曰楊兄年近五十嗜酒病癰半年患脹病自
察必死來求治診其脈弦而濇重則大癰未愈手足
瘦而腹大如蜘蛛狀予教以參朮為君當歸川芎芍
藥為臣黃連陳皮茯苓厚朴為佐生甘草些少作濃

湯飲之一日定三次彼亦嚴守戒忌一月後瘧因汗而愈又半年小便長而脹愈中間雖稍有加減大意只是補氣行濕而已

脹病補血治驗

里人陳時叔年四十餘性嗜酒大便時見血於春間患脹色黑而腹大其形如鬼診其脈數而澀重似弱屬陰虛予以四物湯加黃芩黃連木通白朮陳皮厚朴生甘草作湯與之近一年而安

腹脹如鼓

並格致餘論

鍾女病腹脹如鼓四肢骨立衆醫或以爲娠爲蠱爲瘵也項彥章診其脈告曰此氣薄血室鍾曰服芎歸輩積歲月非血藥乎彥章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

血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矣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隧得通而後血可行乃以蘇合香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彥章曰血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汚血纍纍如瓜者可十數枚應手愈彥章所以知鍾女之病者以六脈弦滑而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大下之

鼓脹斷死

鍾有從女病同前而診異彥章曰此不治法當數月而死向者鍾女脈滑爲實邪今脉虛元氣奪矣一女子病亦同前而六脈獨弦彥章曰真藏脉見法當踰月死後皆如之

並九靈山房集

蠱病夢道人示頌

有病蠱者夢一道人示頌云似犬非犬似猫非猫烹而食之其病自消偶有狐入其室殺而爛煮食之腹自消夷堅志

按白氏六貼云青丘狐食之令人不蠱又本草孟詵云狐補虛又主五藏邪氣蠱毒發寒熱

目下腫為勞風證

戴人見一男子目下腫如臥蠶狀戴人曰目之下陰也水亦陰也腎以為水之主其腫至于目下故也此由房室交接之時勞汗遇風風入皮膚得寒則閉風不能出與水俱行故病如是不禁房室則死儒門事親身脹發汗

嘉定沈氏子年十八患胸腹身面俱脹醫治半月不效余診其脉六部皆不出也於是用紫蘇桔梗之類煎服一盞胸有微汗再服則身盡汗其六部和平之脈皆出一二日其脈悉平

陰逆腹脹

松江一男子年三十餘胸腹脹大發煩躁渴面赤不得臥而足冷余以其人素飲酒必酒後入內奪於所用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上逆逆則陰氣在上則為臍脹其上焦之陽因下逆之邪所迫壅塞於上故發煩躁此因邪從下上而盛於上者也於是用吳茱萸附子人參輩以退陰逆水冷飲之以解上焦之浮熱入咽覺胸中頓爽少時腹中氣轉如牛吼泄氣五七

次明日其證愈矣

並趙氏或問

腹脹暴瀉

凡腹脹經久忽瀉數升晝夜不止服藥不驗乃為氣脫用益智子煎濃湯服立愈

危氏方

積塊門

夢甘蔗治痞疾

盧絳中痞疾忽夢一白衣婦人謂之曰食蔗即愈詰朝見鬻蔗絳揣囊中且乏一鏹唯有唐山一冊遂詣易之曰吾乃負販者將安用此哀君欲之遂貽數挺絳喜而食之至旦遂愈

野史

血瘕

陳自明云予族子婦病腹中有大塊如杯每發痛不

可忍時子婦已貴京下善醫者悉常服有藥莫愈予應之曰此血瘕也投黑神丸盡三九塊氣盡消終身不復作 頃年在毗陵有一貴宦妻患小便不通臍腹脹痛不可忍眾醫皆作淋治如八正散之類數種皆治不通痛愈甚予診之曰此血瘕也非瞑眩藥不可去予用桃仁煎更初服至日午大痛不可忍遂臥少頃下血塊如拳者數枚小便如黑荳汁一二升痛止得愈此藥治病的切然猛烈太峻氣虛血弱者更宜斟酌與之

並良方

心下沉積

顯慶寺僧應公有沉積數年雖不臥牀枕每於四更後心頭悶硬不能安臥須起行寺中習以為常人莫

知爲何病以藥請于戴人戴人令涌出膠涎一二升如黑礬水繼出黃綠水又下膿血數升自爾胸中如失因出飲餌無算安眠至曉

茶癖

一緇侶好茶成癖積在左脇戴人曰此與肥氣頗同然痰瘧不作便非肥氣雖病十年不勞一日况兩手脈沉細有積故然吾治無鍼灸之苦但小惱一餉可享壽盡期先以茶調散吐出宿茶水數升再以木如意攪之又涌數升皆作茶色次以三花神祐丸九十餘粒是夜瀉二十餘行膿水相兼燥糞瘀血襍然而下明日以除濕之劑使服十餘日諸苦悉蠲神清色瑩

冷積有聲

戴人過譙都營中飲會鄰席有一卒說出妻事戴人問其故答曰吾婦爲室女時心下有冷積如覆盆按之如水聲以熱手熨之如水娶來已十五年矣恐斷我嗣是故棄之戴人曰公勿出也如用吾藥病可除孕可得卒從之戴人診其脈沉而遲尺脈洪大而有方非無子之候也可不踰年而孕其良人笑曰試之先以三聖散吐涎一斗心下平軟次服白朮調中湯五苓散後以四物湯和之不再月氣血合度數月而娠二子戴人常曰用吾此法無不子之婦此言不誣

腹塊如瓢

菓園劉子平妻腹中有塊如瓢十八年矣經水斷絕

諸法無措戴人令一月之內涌四次下六次所去痰約一二桶其中不化之物有如葵葉者有如爛魚腸狀者涌時以木如意攪之覺病積如刮漸漸而平及積既盡塊痕反窪如白畧無少損至是面有童色經水復行若當年少可以有子

肥氣

陽夏張主簿之妻病肥氣初如酒杯大發寒熱十五年後因性急悲感病益甚惟心下三指許無病腹滿如石片不能坐臥鍼灸匝矣徒勞人耳乃敬邀戴人而問之既至斷之曰此肥氣也得之季夏戊巳日在左脇下如覆杯久不愈令人發瘡瘡瘡者寒熱也以瓜蒂散吐之如魚腥黃涎約一二缶至夜繼用舟車丸通經散投之五更下黃涎膿水相半五六行凡有積處皆覺痛後用白朮散當歸散和血流經之藥如斯涌泄凡三四次而方愈矣

伏瘕

汴京曹大使女年既笄病血瘕數年太醫宜企賢以破血等藥治之不愈企賢曰除得陳州張戴人方愈一日戴人偶至汴京曹大使家乃邀戴人問焉戴人曰小腸移熱于大腸爲瘕故結硬如塊面黃不月乃用涌泄之法數年之疾不再旬而效女由是得聘企賢問誰治之曹大使曰張戴人企賢立使人邀之

積氣如頑石

西華縣庠山東顏先生有積二十年目視物不真細

字不覩當心如頑石每發痛不可忍食減肉消黑黥
滿面腰不能直因遇戴人令涌寒痰一大盆如片粉
夜以舟車丸通經散下爛魚腸葵菜汁七八行十去
三四以熱漿粥投之復去痰一盆次日又以舟車丸
通經散前後約百餘行畧無少困不五六日面紅黥
去食進目明心中空曠遂失頑石所在旬日外來謝

沉積疑胎

修弓杜匠其子婦年三十有孕已歲半矣每發痛則
召侍媪待之以爲將產也一二日復故凡數次乃問
戴人戴人診其脈濇而小斷之曰塊病也非孕也脈
訣所謂澀脈如刀刮竹行主丈夫傷精女人敗血治
之法下有病當瀉之先以舟車丸百餘粒後以調胃

承氣湯加當歸桃仁二椀水煎乘熱投之三兩日又
以舟車丸桃仁承氣湯瀉青黃膿血雜然而下每更
衣以手向下推之揉之則出後三二日又用舟車丸
以猪腎散佐之一二日又以舟車丸通經散如前數
服病十去九俟清明當未食時以鍼瀉三陰交不再
旬病已失矣此與隔腹視五臟者復何異哉

疝氣

玉亭村一童子入門狀如鞠躬而行戴人曰疝氣也
令解衣揣之二道如臂其家求療于戴人先刺其左
如刺重紙剝然有聲而斷令按摩之立軟其右亦然
觀者咸嗟異之或問之曰此石關穴也

並儒門
事親

養正積自除

真定王君用年一十九歲病積臍左連脇如覆杯腹
脹如鼓多青絡脉喘不能臥時值暑雨加之自利完
穀日晡潮熱夜有盜汗以危急來治予往視之脉得
浮數按之有力謂病家曰凡治積非有毒之劑攻之
則不可今脈虛弱如此豈敢以常法治之遂投分滲
益胃之劑數服而清便自調繼以升降陰陽進食和
氣而腹大減胃氣稍平間以劑之不月餘良愈先師
嘗曰潔古老人有云養正積自除譬之滿座皆君子
縱有一小人自無容地而出今令真氣實胃氣強積
自消矣潔古之言豈欺我哉內經曰大積大聚衰其
大半而止滿實中有積氣大毒之劑尚不可過况虛
中有積者乎此亦治積之一端也邪正虛實宜精審

焉

葱熨法治寒積

真定一秀士年三十有一肌體本弱左脇下有積氣
不敢食冷物得寒則痛或嘔吐清水眩暈欲倒目不
敢開惡人煩冗靜臥一二日及服辛熱之劑則病退
延至甲戌初秋困勞役及食冷物其病大作腹痛不
止冷汗自出四肢厥冷口鼻氣亦冷面色青黃不澤
全不得臥扶几而坐又兼咳嗽咽膈不利故內經云
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於
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又寒氣客
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諸寒在內作痛得陽
則止予與藥服之不得入見藥則吐無可治之遂以

熟艾約半斤白紙一張鋪於腹上紙上攤艾令勻又以葱枝批作兩半鋪於熟艾上數重再用白紙一張覆之以慢火熨斗熨之冷則易之若覺腹中熱腹皮暖不禁以綿三襜多縫帶繫之待冷時方解初熨時得暖則痛減大暖則痛止至夜得睡翌日每與對證藥服之良愈故錄此熨法以救將來之痛也

並寶鑑

腕骨生塊牽引脇疼

呂宗信年六十素好酒因行暑熱中得疾冷過膝上腕有塊如拳牽引脇痛不可眠飲食減半却不得已自服生料五積散三貼予脈之六脉俱沉澀而小按之不爲弱皆數右甚大便如常小便赤色遂用大承氣湯減大黃之半而熟炒黃連芍藥川芎乾葛甘草作湯瓜蒌仁半夏黃連貝母爲丸至二十貼塊減半遂止藥至半月飲食復進諸證悉除

塊生肋下經閉不行

一婦人年四十餘歲面白形瘦性急因有大不如意三月後乳房下肋骨作一塊漸漸長掩心微痛膈悶飲食減四之三每早覺口苦兩手脈微而短瀆予知其月經不來矣爲之甚懼勿與治思至夜半其人尚能出外見醫梳粧言語如舊料其尚有胃氣遂以人參白朮當歸川芎佐以氣藥作大服一晝夜與四次外以大琥珀膏貼塊上防其塊長將一月餘服補藥百餘貼食及平時之半仍用前藥又過一月脉漸充又與前藥吞下潤下丸百餘貼月經行不及兩日而

止澀脉減三分之一四時天氣熱意其經行時必帶紫色仍與前藥加醋炒三稜吞潤下丸以抑青丸十五粒佐之又經一月忽報塊已消及半月經及期尚欠平時半日飲食甘美如常但食肉不覺爽快予教令止藥且待來春木旺時又爲區處至次年六月忽報塊一夜大作比舊反加指半脉畧弦左畧怯於右至數日平和自言飽食後則塊微悶食行卻自平予意其必有動心事激之間之果然仍於前藥中加炒黃芩黃連以少木通生薑佐之去三稜煎湯吞潤下丸外以琥珀膏貼之半月值經行氣塊散此是肺金爲內火所爍木邪勝土土不能運清濁相于舊塊輪廓尚在皆因血氣之未盡復也濁氣稍留舊塊復起補

其血氣使肺不受邪木氣復而土氣正濁氣行而塊自散矣

並醫案

小腹塊腫月水不行

一婦人年三十六歲家貧多勞性褊急自七月經斷八月小腹下有塊偏左如掌大有時塊起卽痛減至半月後腹漸腫脹食減平時三分之二無力遇夜則發熱天明卽稍退其脉十月間得虛微短弱瀦左尤甚初與白朮一觔帶白陳皮半觔作二十貼熬服外以三聖膏貼塊上經宿則塊軟再宿則塊小近下一寸旬日後食進熱減又與前藥一料加木香三兩一作木每貼研桃仁九箇盡此劑病除一婢色紫稍肥性沉多憂年四十經不行三月矣小腹當中一塊漸

如炊餅脉皆濇重按稍和塊按則痛甚試捫之高半寸與千金硝石丸至四五次彼忽自言乳頭黑且有汁恐是孕予曰濇脉無孕之理又與三五貼脉稍虛豁予悟曰藥太峻矣令止前藥以四物湯倍白朮以陳皮炙甘草為佐至三十貼候脉充再與硝石丸至四五次忽自言塊消一暈便令勿與又半月經行痛甚下黑血近半升內有如椒核者數十粒而塊消一半又來索藥曉之曰塊已破勿再攻但守禁忌次月經行當自消盡已而果然 一婦小腹中塊其脉濇服攻藥後脉見大以四物湯倍白朮陳皮甘草為佐俟脉充實間與硝石丸兩月塊消盡

血塊如盤

五

有婦人病血塊如盤有孕難服峻劑用香附四兩醋炙桃仁一兩去尖海石一兩醋炙白朮一兩神麴糊為丸愈

兩脇積塊

一婦人死血食積痰飲成塊或在兩脇動作腹鳴嘈雜眩暈身熱時發時止黃連一兩半用茱萸炒半用益智炒止用黃連去茱萸益不用山梔台芎各半兩炒香附一兩童便浸蘿蔔子一兩半炒山查一兩肉一兩三稜莪朮各半兩俱醋炙桃仁半兩留尖去皮青皮半兩一本有麥皮麴半兩一方有瓦龍子能消血塊並治法

息賁

至正二十五年夏六月里人周伯安病積氣右脇下喘且脹者五閱月醫來類補以溫熱之劑病日劇幾殆矣陸君祥往視之曰是息賁也法當大下內經所

謂留者攻之土鬱奪之者也積氣賁門大邪未去其
可補乎從之不終日而愈強齋集

腹間氣大如臂

永康應童嬰腹疾恒痾僂行久不伸松陽周漢卿解
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漢卿刺其一魄
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留

行續文粹

七情門

夢蛇憂過感疾

徐書記有室女病似勞醫僧法靖診曰二寸脉微伏
是憂思膈氣而勞請示病實庶治之無誤徐曰女子
夢吞蛇漸成此病靖謂有蛇在腹用藥轉下小蛇其

疾遂愈靖密言非蛇病也因夢蛇憂過感疾當治意
而不治病其蛇亦非臟腑中出吾亦與轉藥也名醫錄

臟燥悲傷

許學士云鄉里有一婦人數欠無故悲泣不止或謂
之有崇祈禳請禱備至終不應予忽憶有一證云婦
人臟燥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數欠者宜大棗湯予急
令治藥盡劑而愈古人識病製方種種妙絕如此試
而後知本事方

久病涕泣

王執中母氏久病忽泣涕不可禁知是心病也灸百
會而愈執中凡遇憂愁悽愴亦必灸此有此疾者不
可不之信也資生經

久思損神

有士人觀書忘食一日有紫衣人立前曰公不可久思思則我死矣問其何人曰我穀神也於是絕思而食如故

憂思哭泣則氣結

女人憂思哭泣令陰陽氣結月水時少時多內熱苦渴色惡肌體枯黑矣

物觸驚悸不解

高逢辰表姪嘗遊惠山暮歸遇一巨人醉臥寺門驚悸不解自是便溺日五六十次李氏云心小腸受盛腑也因驚而心火散失心虛腎冷而然其傷心傷腎之驗歟

按經云驚則心無所倚恐則傷腎是爲水火不交二臟俱病臟既受病腑欲專爲其可得乎此受盛職廢運化無權而滲泄不禁矣

守神之驗

有朝貴坐寺中須臾雷擊坐後柱且碎而神色不動又有使高麗者遇風檣折舟人大恐其人恬然讀書如在齋閣苟非所守如此則其爲疾當何如耶

大悲伐性

大悲伐性悲則心系急肺悲葉舉上焦不通榮衛不舒熱氣在中而氣消又云悲哀則傷志毛悴色天竭絕失生

多談笑

書云談笑以惜精氣爲本多笑則腎轉腰疼又云多笑則神傷神傷則悒悒不樂恍惚不寧又云多笑則臟傷臟傷則臍腹痛久爲氣損並參

恐勝喜治驗

戴人曰昔聞莊先生者治以喜樂之極而病者莊切其脈爲之失聲佯曰吾取藥去數日更不來病者悲泣辭其親友曰吾不久矣莊知其將愈慰之詰其故莊引素問曰懼勝喜可謂得玄關者也然華元化以怒郡守而幾見殺文摯以怒齊王而竟殺之千萬人中僅得一兩人而反招暴禍若此醫本至精至微之術不能自保果賤技也哉悲夫

病笑不止

戴人路經古亳逢一婦病喜笑不止已半年衆醫治者皆無術矣求治于戴人戴人曰此易治也以滄鹽成塊者二兩餘用火燒令通赤放冷研細以河水一大椀同煎至三五沸放溫分三次啜之以釵探於咽中吐去熱痰五升次服火劑火主苦解毒湯是也不數日而笑定矣內經曰神有餘者笑不休也所謂神者心火是也火得風而成焰故笑之象也五行之中惟火有笑矣

失笑

戴人之次子自出妻之後日瘦語如甕中此病在中也常撚第三指失笑此心火也約半日飲冰雪更服涼劑戴人曰惡冰雪則愈矣其母懼其太寒戴人罵

日汝親也吾用藥如鼓之應桴尚惡涼劑宜乎世俗之謗我也至七月厭冰水病日解矣

因憂結塊

息城司候聞父死于賊乃大悲哭罷便覺心痛日增不已月餘成塊狀若覆杯大痛不任藥皆無功議用燔鍼炷艾病人惡之乃求于戴人戴人至適巫者在其傍乃學巫者雜以狂言以誑病者至是大笑不忍回面向壁一二日心下結硬皆散戴人曰內經言憂則氣結喜則百脉舒和又云喜勝悲內經自有此法治之不知此何用鍼灸哉適足增其痛耳

病怒不食

項關令之妻病怒不欲食常好叫呼怒罵欲殺左右

惡言不輟衆醫皆處藥幾半載尚爾其夫命戴人視之戴人曰此難以藥治乃使二娼各塗丹粉作伶人狀其婦大笑次日又令作角觝又大笑其傍常以兩箇能食之婦誇其食美其婦亦索其食而爲一嘗之不數日怒減食增不日而差後得一子夫醫貴有才若無才何足應變無窮

因思不寐

一富家婦人傷思慮過甚二年不寐無藥可療其夫求戴人治之戴人曰兩手脉俱緩此脾受之也脾主思故也乃與其夫以怒激之多取其財飲酒數日不處一法而去其人大怒汗出是夜困眠如此八九日不寤自是食進脈得其平

驚

衛德新之妻旅中宿于樓上夜值盜劫人燒舍驚墮
牀下自後每聞有響則驚倒不知人家人輩躡足而
行莫敢冒觸有聲歲餘不痊諸醫作心病治之人參
珍珠及定志丸皆無效戴人見而斷之曰驚者爲陽
從外入也恐者爲陰從內出也驚者爲自不知故也
恐者自知也足少陽膽經屬肝木膽者敢也驚怕則
膽傷矣乃命二侍女執其兩手於高椅之上當面前
下置一小几戴人曰娘子當視此一木猛擊之其婦
大驚戴人曰我以木擊几何必驚乎伺少定擊之驚
少緩又斯須連擊三五次又以杖擊門又暗使人擊
背後之窓徐徐驚定而笑曰是何治法戴人曰內經
云驚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見之必無驚是夜使人
擊其門窓自夕達曙寢息如故夫驚者神上越也從
下擊几使之下視所以收神也一二日後雖聞雷亦
不驚德新素不喜戴人至是終身厭服如有人言戴
人不知醫者執戈以逐之

脇下如臂爲伏驚所致

上渠卜家一男子年二十八病身弱四肢無力面色
蒼黃左脇下身側上下如臂狀每發則痛無時食不
減大便如常小便微黃已二三載矣諸醫技窮求戴
人治之視其部分乃足厥陰肝經兼足少陽膽經也
張戴人曰甲膽乙肝故青其黃者脾也診膽脉小此
因驚也驚則膽受邪腹中當有驚涎綠水病人曰昔

曾屯軍被火自是而疾戴人夜以舟車百五十九瀆
川散四五錢加生薑自然汁平旦果下綠水四五行
或問大加生薑何也答曰辛能伐木也下後覺微痛
令再下之比前藥加三之一又下綠水四五行痛止
思食反有力戴人謂卜曰汝妻亦當病卜曰太醫未
見吾妻何以知之曰爾感此驚幾年矣卜曰當被火
時我正在草堂中熟寐人驚喚我睡中驚不能言火
已塞門我父拽出我火中今五年矣戴人曰汝膽伏
火驚甲木乘脾土是少陽相火乘脾脾中有熱故能
食而殺穀熟雖能化穀其精氣不完汝必無子蓋敗
經反損婦人汝妻必手足熱四肢無力經血不時卜
曰吾妻實如此亦已五年矣他日門人因觀內經言

先瀉所不勝次瀉所勝之論其法何如以問張張曰
且如膽木乘胃土此土不勝木也不勝之氣尋救于
子巳土能生庚金庚爲大腸味辛者爲金故大加生
薑使伐木然不開脾土無由行也遂用舟車丸先通
其閉塞之路是先瀉其所不勝後用薑汁調瀆川散
大下之次瀉其所勝也大抵陽于剋陽于腑剋腑臟
剋臟並儒門
事親

脫營

疏五過論云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
營鎮陽有一士人軀幹魁梧而意氣雄豪喜交游而
有四方之志年踰三旬已入仕至五品出入從騎塞
途姬侍滿前飲食起居無不如意不三年以事罷去

心思鬱結憂慮不已以致飲食無味精神日減肌膚漸至瘦弱無如之何遂耽嗜於酒久而中滿始求醫不審得病之情輒以丸藥五粒溫水送之下二十餘行時值初秋暑熱猶盛因而煩渴飲冷過多遂成腸鳴腹痛而為痢疾有如魚腦以至困篤命予治之診其脈乍大乍小其證反覆悶亂兀兀欲吐歎息不絕予料曰此病難治啓玄子云神屈故也以其貴之尊榮賤之屈辱心懷慕眷志結憂惶雖不中邪病從內生血脈虛減名曰脫營或曰願聞其理黃帝鍼經有曰宗氣之道納穀為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脈流溢于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終而復始常營無已是為天地之紀故氣始從手太陽起注於陽明傳流

而終于足厥陰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於是復注手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故曰夜氣行五十營漏水下百刻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所謂交通者並行一數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壽矣今病者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喜傷陽暴怒傷陰喜怒不能自節蓋心為君主神明出焉肺為相輔主行營衛制節由之主貪人欲天理不明則十二官相使各失其所司使道閉塞而不通由是則經營之氣脫去不能灌溉周身百脈失其天度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何疑之有焉

寶鑑

思毋痿黃

太無羅先生治一病僧黃瘦倦怠詢其病因乃蜀人

出家時其母在堂及游淞右經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不可遏欲歸無腰纏徒爾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時僧年二十五歲先生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爛與之凡經半月餘且時以慰諭之言勞之又許鈔十錠作路費曰不望報但欲救汝之命爾察其形稍甦脉稍充與桃仁承氣一日三貼下之皆是血塊痰積方止次日只與熟菜稀粥將息又半月其僧遂如故又半月餘與鈔十錠遂行論

怒氣發吃

丹溪曰一女子年踰笄性躁味厚暑月因大怒而發吃每吃作則舉身跳動神昏不知人問之乃知暴病視其形氣俱實遂以人參蘆煎湯飲一椀大吐頑痰

數椀大汗昏睡一日而安人參入手太陰補陽中之陰者也蘆則反爾大瀉太陰之陽女子暴怒氣上肝主怒肺主氣經曰怒則氣逆肝木乘火侮肺故吃大作而神昏參蘆善吐痰盡氣降而火衰金氣復位胃氣得和而解麻黃發汗節能止汗穀屬金糠之性熱麥屬陽楚之性涼先儒謂物物具太極學者其可不觸類而長引而伸之乎見上

氣實多怒

一婦人年十九歲氣實多怒不發忽一日大發叫而欲厥蓋痰閉于上火起于下上衝故也與香附末五錢生甘草三錢川芎七錢童便薑汁煎又與青黛人中白香附末爲丸稍愈後大吐乃安後以導痰湯加

薑炒黃連香附生薑下當歸龍薈丸治法

失志傷腎唾血

陳狀元弟因憂患病咳唾血面鰲色藥之十日不效謂其兄曰此病得之失志傷腎必用喜解乃可愈即求一足衣食之地處之於是大喜即時色退不藥而愈由是而言治病必求其本雖藥中其病苟不察其得病之因亦不能愈也藥要或問

病臥不食為思男子所致

有女子病不食面北臥者且半載醫告術窮丹溪診之肝脉弦出寸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於脾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激而屬木故能衝其土之結今第觸之使怒耳父以為不然丹溪即入而掌其面者三責

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食後潛謂其父曰思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作

驚氣入心奔走歌笑

集賢修撰南宏遠奉旨往閩諭土猾余蠻子余嘗戮人于樽俎之間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比衝使命來勤疾屢作逐逐奔走不避水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且或泣或笑吕元膺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倍勁於右蓋痰溢膈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臟耳即投以涌劑涌痰涎一類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並九靈山房集

又

長山徐嫗遘驚疾初發手足顛掉褫去裳衣羸而奔
或歌或哭或牽曳如舞木偶麓工見之吐舌走以爲
鬼魅所惑周漢卿獨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續文粹

思慮爲怔忡白濁

至正間趙璉守杭州以同里知滑伯仁且邀之與俱
過嘉興汪澤民病怔忡善忘口澹舌燥多汗四肢疲
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爲內傷不足擬進茸附
趙彥博爭之未決因招伯仁至視其脉虛大而數曰
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爲患耳夫君火以名相火
以位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爲百病况厥陽
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汪
君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命服東垣補中益氣湯

硃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丸月餘彥博抵書云
汪之疾瘳矣

心常惕惕如畏人捕

夏仲儒因拘留赴海積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捕之
狀滑伯仁視之脉豁豁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曰凡
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留滯惡血皆從中風論
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然
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是生
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爲化痰散結佐以鐵粉硃砂
丸良瘳並白雲集

醫說續編卷第十一

醫說續編卷十二

癩癩門

語言失常見鬼

陳良甫曰常治一女人眼見鬼物言語失常循衣直視衆醫多用心藥治之無效僕投養正丹二貼煎乳香湯送下以三生飲佐之立愈又一男子亦曾病此證亦用此藥收效養正丹與百乙方抱膽丸無異抱膽丸內中無硫黃有乳香也自合方見效

灸癩狂

有士人妄語異常且欲打人病數日矣予意其是心疾爲灸百會百會治心疾故也又疑是鬼邪用秦承

崑山周恭輯

祖灸鬼邪法併兩手大拇指用軟帛繩急縛定當肉
甲相接處灸七壯四處皆着火而後愈更有二貴人
子亦有此患有醫僧亦為灸此穴而愈資生經

抱膽丸治狂癩

張升之傳抱膽丸治男子婦人一切癩癩風狂或因
驚恐怖畏所致及婦人產後血虛驚氣入心并室女
月脉通行驚邪蘊結此方累效原是忠懿王之子有
疾忽得一僧授此服之即效本名靈砂觀音丹忠懿
得之未敢信忽然有一風犬飼以此藥立效即破犬
腹而視其藥乃抱犬膽因易今名其方用水銀二兩硃
砂一兩黑鉛半兩滴乳香一兩已上將黑鉛入銚子
內下水銀結成砂子次下硃砂滴乳香二味乘熱用

柳木槌研勻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空心用井花水
吞下病者得睡切莫驚動覺來即安再進一丸可除
根本集成

偶吐風癩

一婦人病風癩從六七歲時驚風得之自後三二年
間一二作至五七年五七作逮三十餘歲至四十歲
日作或一日十餘作以至昏癡健忘求死而已會興
定歲大饑遂採百草而食於水瀕採一種草狀若葱
屬炮蒸而食之食訖向五更覺心中不安吐涎如膠
連日不止約一二斗汗出如洗初昏困後三日輕健
非曩之比病去食進百脉皆和省其所食不知何物
訪問諸人乃慙葱苗也慙葱苗者本草所謂藜蘆苗

是也圖經云藜蘆苗吐風病此蓋偶得吐法耳

陽極發狂

頃治一狂人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厥陽并乃狂難經曰陽極則狂陰極則癲陽為腑陰為臟非陽熱而陰寒也熱并於陽則狂狂則生寒并於陰則癲癲則死內經曰足陽明有實則狂故登高而歌棄衣而走無所不為是熱之極也以調胃承氣大作湯下數十行三五日復上涌一二升三五日又復下之凡五六十日下百餘行吐亦七八度如吐時暖室置火以助其熱兩汗少解數汗方平

狂發鼻口如蟲行

一叟年六十值徭役煩擾而暴發狂口鼻覺如蟲行

兩手爬搔數年不已戴人診其兩手脉皆洪大如繩繩斷之曰口為飛門胃為賁門曰口者胃之上源也鼻者足陽明經起于鼻交頰之中旁絡太陽下循鼻柱交人中環唇下交承漿故其病如是夫徭役煩擾便屬火化火乘陽明經故發狂經言陽明之病登高而歌棄衣而走罵詈不避親疎又况肝主謀膽主決徭役迫遽財不能支則肝屢謀而膽屢不能決屈無所伸怒無所泄心火磴礪遂乘陽明金然胃本屬土而肝屬木膽屬相火火隨木氣而入胃故暴發狂乃命置煖室中涌而汗出如此三次內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良謂此也又以調胃承氣湯半觔用水五升煎三沸分作三服大下二十行血水與瘀血

相雜而下數升於是乃康以通聖散調其後

落馬發狂

一男子落馬發狂起則目瞪狂言不識親疎棄衣而走罵言湧出氣力加倍三五人不能執縛燒符作醮問鬼跳巫殊不之顧丹砂牛黃犀珠腦麝資財散去室中蕭然不遠二百里而求戴人一往戴人以車軸埋之地中約高二尺許上安中等車輪其輞上鑿一穴如作盆之狀縛狂病人於其上使之伏臥以軟裯襯之又令一人於下坐機一枚以棒攪之轉千百遭病人吐出青黃涎沫一二斗許遶車輪數匝其病人曰我不能任可解我下從其言而解之索凉水與之冰水飲數升狂方罷矣

並儒門事親

發狂辯

羅謙甫云甲寅歲四月初予隨幹耳朶行至界河裏住醜厮兀闌病五七日發狂亂棄衣而走叫呼不避親疎手執潼乳與人飲之時人皆言風魔巫師禱之不愈而反劇上聞命予治之脉得六至數日不得大便渴飲潼乳予思之北地高寒腠理緻密少有病傷寒者然北地此時乍寒乍熱因此觸冒寒邪失於解利因轉屬陽明證胃實譫語又食羊肉以助其熱兩熱相合是謂重陽陽勝宜下急以大承氣湯一兩半加黃連二錢水煎服之是夜下利數行燥糞二十餘塊得汗而解翌日再往視之身凉脉靜衆人皆喜曰羅謙甫醫可風魔的也由此見治傷寒非雜病之比

六經不同傳變各異診之而疑不知病源互相侮嫉
嗚呼嗜利貪名耻於問學此病何日而已耶寶鑑

奪食治狂

許氏病陽厥怒狂罵詈不避親疎或哭或歌六脈舉
按俱無身表如冰石發卽叫呼聲高潔古昔云奪食
則已禁不與之食又用大承氣湯下之得藏府數升
狂稍寧數日復發復下如此五七次凡大便秘數升疾
緩身溫脉生良愈此易老奪食之法也醫案

喫灰罵人

餘姚余慎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舍求治於呂元膺
元膺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卽搏爐中灰雜飯
猛噬且喃喃詈人元膺命左右掖之切其脉三部皆

弦直上下行而左口猶浮滑蓋風痰留心胞證也法
當湧其痰而凝其神旣涌出痰沫四五升卽熟睡竟
日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完如

初九靈山
湯集

狂妄視人爲鬼

天寧寺僧病發狂譫妄視人皆爲鬼滑伯仁診其脈
累累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
云陽明主內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升高踰垣妄
罵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大劑乃脫然如故

狂歌痛哭

杭妓有患心疾狂歌痛哭裸裎妄罵問之則瞪視默
默其父母邀伯仁診視脈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

鬱食與痰交積胸中湧之皆積痰裹血復與火劑清
上隔數日如故並白雲集

汗門

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

東垣云陰陽應象論曰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又
濕盛則霖霑驟注蓋以真氣已虧胃中火盛汗出不
休胃中真氣已竭若陰火亦衰無汗皮燥乃陰中之
陽陽中之陰俱衰四時無汗其形不久濕衰燥旺理
之常也其形不久者秋氣主殺生氣者胃之穀氣也
乃春少陽生化之氣也張耘夫巴西閏二月盡天寒
陰雨寒濕相雜因官事飲食失節勞役所傷病解之
後汗出不止沾濡數日惡寒重添厚衣心胸間時煩

熱頭目昏憤上壅食少減此乃胃中陰火熾盛與外
天雨之濕氣峻熱兩氣相合令濕熱大作汗出不休
兼見風邪以助東方甲乙風藥去其濕以甘寒瀉其
熱方名羌活勝濕湯主之試效方

牡礪粉治汗

牡礪搗粉粉身治大人小兒盜汗和麻黃根蛇牀子
乾薑為粉粉身去陰汗衍義意同湯液本草

冬藏不固盜汗

刑部侍郎王立甫之壻年二十五歲至元丁卯十一
月間因勞役憂思煩惱飲食失節而病時發躁熱肢
體困倦盜汗濕透其衾不思飲食氣不足一息面色
青黃不澤請予治之具說前證診其脉浮數而短澀

兩寸極小子告曰此危證也治雖粗安至春必死當
令親家知之夫人不以爲然遂易醫至正月躁熱而
卒異日立甫同外郎張介夫來謂余曰吾壻果如君
言願聞其理予曰此非難知也內經曰主勝逆客勝
從天之道也蓋時令爲客人身爲主冬三月人皆懼
寒獨渠躁熱盜汗是令不固其陽時不勝其熱天地
時令尚不能制藥何能爲冬乃閉藏之月陽氣當伏
於九泉之下至春發爲雷動爲風鼓圻萬物此奉生
之道也如冬藏不固春生不茂又有疫癘之災且人
身陽氣亦當伏潛于內不敢妄擾無泄皮膚使氣亟
奪此冬藏之應也令壻汗出於閉藏之月腎水已涸
至春何以生木陽氣內絕無所滋榮不死何待二君
乃歎息而去

陰氣有餘多汗身寒

真定府武德卿年四十六歲至元丙子三月間因憂
思勞役飲食失節得病肢體冷口鼻氣亦涼額上冷
汗出時發昏憤六脉如蛛絲一醫作風證欲以宣風
散下之予因思錢氏小兒論制宣風散謂小兒內傷
脾胃或吐或瀉久則風邪陷入胃中而作食泄散中
有結恐傳慢驚以宣風散導去風邪內經云久風爲
食泄正謂此也今德卿形證乃陰盛陽虛苦寒之劑
非所宜也內經云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又陰陽應
象論云陰盛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而厥
調經篇亦云陰盛生內寒岐伯曰厥氣上逆寒氣積

於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故寒中東垣
解云此脾胃不足勞役形體中焦營氣受病末傳寒
中惟宜補陽遂以理中湯加黑附子每服五錢多用
葱白煎羊肉湯取清汁一大盞調服之至夕四肢漸
溫汗出少夜深再服翌日精神出六脉生數服而愈
李思順云證者證也病伏於中證形於外凡學醫道
不看內經不求病源妄意病證又執其方此皆背本
趨末之務其悞多矣宜慎思之

寶鑑

寒熱門

熱病食寒瓜

滕曇年五歲母患熱病思食寒瓜土俗不產曇躬歷
訪而不得俄遇一桑門曰我有雙瓜分一相遺舉家

驚異疾亦尋愈

南史

紫花梨療心熱

唐武宗有心熱疾百醫不效青城山邢道人以紫花
梨絞汁而進帝疾遂愈後復求之苦無此梨常山忽
有一株因緘實以進帝多食之解煩躁殊效

因藥燥熱

高爍巡檢之子八歲病熱醫者皆為傷冷治之以熱
藥欲飲永水禁而不與內水涸竭煩燥轉生前後皆
閉口鼻俱乾寒熱往來咳嗽時作遍身無汗又欲灸
之適遇戴人戴人責其母曰重裋厚被暖炕紅爐兒
已不勝其熱矣尚可灸乎其母謝以不明戴人令先
服人參柴胡飲子連進數服下爛魚腸之物臭氣異

常渴欲飲水聽其所欲冰雪凉水連飲數盃節次又下三四十行大熱方去又與牛黃通膈丸復下十餘行兒方大痊前後約五十餘行畧無所困冰雪水飲至一斛向使灸之當如何哉儒門事親

惡寒實熱

一婦身冷脈微食沸熱粥飯六月重衣以狐帽蒙其首猶覺寒泄注不止常服薑附硫黃燥熱之劑僅得平和稍用寒涼其病轉增三年不愈戴人診其兩手脈皆如絙繩有力一息六七至脈訣曰六數七極熱生多以涼布慰心次以新汲水淋其病處婦乃叫殺人不由病者令人持之復以冷水淋其上四十桶大戰汗出昏困一二日而向之所惡皆除此法華元化

已曾用之世無知者

遇寒手熱

常仲明之妻每遇冬寒兩手熱痛戴人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當夏時散越而不痛及乎秋冬收斂則痛以三花神祐丸大下之熱遂去同上

燃臂香病熱

戊申春節使趙君年幾七旬病身體熱麻股膝無力飲食有汗妄喜笑善饑痰涎不利舌強難言聲啞不鳴求治於東垣診得左寸脈洪大而有力是邪熱客於經絡之中也兩臂外有數癩遂問其故對以燃香所致東垣曰君之病皆由此也夫人之十二經灌溉通身終而復始蓋手之三陽從手表上行於頭加之

以火邪陽併於陽勢甚熾焉故邪熱妄行流散於周身而為熱麻胃熱則蟲動蟲動則廉泉開故涎下熱傷元氣而為沉重無力飲食入胃慄悍之氣不循常度故多汗心火盛則妄喜笑脾胃熱則消穀善饑肺金衰則聲啞不鳴仲景云微數之脉慎不可灸燋骨傷筋血難復也君奉養以膏粱之味無故而加以火炳之毒熱傷經絡而為此病明矣內經云熱淫所勝治以苦寒佐以苦甘以甘瀉之以酸收之當以黃栢知母之苦寒為君以瀉火邪壯筋骨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黃芪生甘草之甘寒瀉熱實表五味子味酸止汗補肺氣之不足以為臣灸甘草當歸之甘辛和血潤燥升麻柴胡之苦平行少陽陽明二經自地升

天以苦發之者也以為佐咬咀同煎清汁服之更繆刺四肢以瀉諸陽之本使十二經相接而瀉火邪不旬日良愈遂名其方曰清神補氣湯試効方

虛熱見鬼

浦江鄭兄年二十餘九月間發熱頭痛妄言見鬼醫與小柴胡十餘貼熱愈甚予視其形肥診其脉弦大而數左手大甚遂作虛證治之以人參白朮為君茯苓芍藥為臣黃芪為佐加附子一片為使與二貼而證不減或曰脉既數大狂熱又大渴與附子誤矣予曰虛甚誤投寒涼之藥人肥而左大於右事急矣非附子一片參朮焉能有急效乎再與一貼乃去附子而作大劑與五十餘貼得大汗而愈又自補養兩月

氣體猶未復

身熱不能轉側

陶明年十九歲凡農作憚勞忽一日大發熱而渴恣飲水數椀次早熱退目不識人言語謬誤自言肚腹不能轉側飲食不進身轉掉不能又二日來告急脉兩手澀而大右為甚於氣海灸三十壯用白朮二錢黃芪二錢熟附子一片陳皮半錢與十貼不效反增微渴餘證仍在卻進一二匙粥予曰此氣豁和而血未應也於前藥內去附子加酒當歸以和血因有熱加人參一錢半與三十貼而安

並丹溪醫案

午後躁熱

一老人口極乾午後躁熱起于陰虛老人不宜與天

花粉等輩降氣損腦與四物湯去川芎加知母黃柏五味子麥門冬人參白朮生甘草陳皮煎服

惡寒非寒

天台進士周本道年三十餘得惡寒病服附子數日而病甚求治脉弦而似緩予以江茶入薑汁香油些少吐痰一升許減綿太半周甚喜予曰未也燥熱已多血傷亦深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升火可降彼勇於仕進一切務外不守禁忌予曰若多與補血涼藥亦可稍安內火不靜腎水不生附毒必發病安後官於婺城巡夜冒寒非附子不可療而性怕生薑只得以猪腰子作片煮附子與三片而安予令急歸知其附毒易發彼以為迂半年後果發背死

惡熱非熱

司丞叔平生脚自踝以下常覺熱冬不可加綿於上常自言曰我稟質壯不怕冷予曰此足三陰之虛宜早斷慾事以補養陰血庶乎可免笑而不答年方五十患痿半年而死

天明寒熱至晚出汗

一人天明時發微寒便熱至晚兩腋汗出手足熱甚則胃滿拘急大便實而能食似勞怯病者脉不數但弦細而沉詢知因怒氣而得但用大柴胡湯惟胃背拘急不除後用二陳湯加羌活防風紅花黃芩

並治法

惡寒發戰爲酒鬱所致

永康呂親形瘦色黑喜酒多飲不困年半百且有別

館忽一日大惡寒發戰且自言渴却不飲予診其脈大而弱右關稍實畧數重取則瀉遂作酒熱內鬱不得外泄由表熱而不虛也以黃芪一物乾葛湯煎與之盡黃芪二兩乾葛一兩大得汗次早安矣

餘論

炎月惡寒

一色目婦人年近六十六月內常覺惡寒戰慄喜啖熱御綿多汗如雨其形肥肌厚已服附子二十餘帖但渾身痒甚兩手脈沉澀重取稍大知其熱甚而血虛也以四物湯去川芎倍地黃加白朮黃芪炒蘗生甘草人參每帖二兩重方與一帖腹大泄目無視口無言予知其病熱深而藥無反佐之過也仍取前藥熟炒與之蓋借火力爲嚮導一貼利止四貼精神回

十貼病全安 蔣氏婦年五十餘形瘦面黑六月喜熱惡寒兩手脈沉而澀重取似數以三黃丸下以薑汁每用三十粒至三十貼得微汗而安並發揮

寒極似熱

瞿運使得熱病雖祈寒亦以水晶浸水輪取握手中醫以為大熱周子固曰此寒極似熱非熱也飲以附子湯愈

熱極似寒

衛立禮得寒病雖盛夏必襲重裘擁火坐密室中醫投以烏附增劇周貞曰此熱極似寒非寒也煮大黃芩硝飲之瘳九靈山房集

熱病誤服小柴胡湯

方德明七月內病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六劑乃瘳如其言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太過多汗亡陽惡寒甚肉攣筋惕乃請滑伯仁視疾脈微欲無即以真武湯進七八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瘳白雲集

吐治惡寒

一女子惡寒用苦參一錢赤小荳一錢為末壅水吐後用川芎蒼朮南星黃芩酒麴丸服金匱鈞玄

冰治酒熱

瀾東監憲全公每晨先飲阿刺吉十餘杯然後飲常酒至六月大發熱張奕之治用冰攤心腹上冰消復增內飲以藥三日乃愈

酒毒發熱

一富家子廿餘歲四月間病發熱求趙以德治之脉浮沉無力而虛熱又往來潮熱作無時脉間有力又洪數隨熱進退因知非外感之熱必是飲酒留毒在內今因房勞氣血之虛而病作問之果在正月間每晨飲阿刺吉喫狗肉一月既得其情遂用補氣血藥加葛根以散酒毒服一貼微汗反懈怠熱如故因知是氣血皆虛不禁葛根之散而然也必得雞距則方可解其毒偶得乾者少許加於藥中其熱即愈藥要或問

諸血門

論血證不一同歸于熱

戴原禮云咳血者嗽出痰內有血者是也嘔血者嘔

全血是也咯血者每咯出皆是血疙瘩也衄血者鼻中出血也溺血者小便出血也下血者大便出血也雖有名色分之俱是熱證但有虛實新舊不同或妄言寒者誤也治法

原血并藥例

或曰經云榮者水穀之精也和調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脉也源源而來生化於脾總統於心藏受於肝宣布於肺施泄於腎灌溉一身目得之而能視耳得之而能聽手得之而能攝掌得之而能握足得之而能步臟得之而能液腑得之而能氣是以出入升降濡潤宣通者由此使然也注之於脉少則瀆充則實常以飲食日滋故能陽生陰長取汁變化而赤

爲血也生化旺則諸經恃此而長養衰耗竭則百脉
由此而空虛可不謹養哉故曰血者神氣也得之則
存失之則亡是知血盛則形盛血弱則形衰神靜則
陰生形役則陽亢陽盛則陰必衰又何言陽旺而生
陰血也蓋調血氣之常陰從乎陽隨氣運行於內苟
無陰以羈束則氣何以樹立故其致病也易調治也
難以其比陽常虧而又損之則陽易亢陰易乏之論
可以見矣諸經有云陽道實陰道虛陰道常乏陽常
有餘陰常不足婦人之生也年至十四經行四十九
而經斷可見陰血之難成易虧如此陰氣一傷所變
之至妄行於上則吐衄衰涸於外則虛勞忘反於下
則便紅積熱膀胱則癰閉溺血滲透腸間則爲腸風

陰虛陽搏則爲崩中濕蒸熱瘰則爲滯下熱極腐化
則爲膿血火極似水血色紫黑熱勝於陰發爲瘡瘍
濕滯於血則爲痛痒癩疹皮膚則爲冷痺畜之在上
則人喜忘畜之在下則人喜狂墮恐跌仆則瘕惡肉
凝若分部位身半以上同天之陽身半以下同地之
陰此特舉其所顯之證者治血必血屬之藥欲求血
藥其四物之謂乎河間謂隨證輔佐謂之六合湯者
詳言之矣余故陳其氣味專司之要不可不察夫川
芎血中氣藥也通肝經性味辛散能行血滯於氣也
地黃血中血藥也通腎經性味甘寒能生真陰之虛
也當歸分三治血中主藥也通肝經性味辛溫全用
能活血各歸其經也芍藥陰分藥也通脾經性味酸

寒能和血治虛腹痛也若求陰藥之屬必於此而取則焉脾胃論有云若善治者隨經損益摘其一二味之所宜爲主治可也此特論血病而求血藥之屬也若氣虛血弱又當如長沙血虛以人參補之陽旺則生陰血也若四物者獨能主血分受傷爲氣不虛也輔佐之屬若桃仁紅花蘇木血竭牡丹皮者血滯所宜蒲黃阿膠地榆百草霜棕櫚灰者血崩所宜乳香沒藥五靈脂凌霄花者血痛所宜菴蓉瑣陽牛膝枸杞子益母草夏枯草敗龜板者血虛所宜乳酪血液之物血燥所宜乾薑肉桂血寒所宜生地黃苦參血熱所宜特取其正治大畧耳人能觸類而長可以應無窮之變矣

玉機微義

搔癩中出血

湖心寺僧履師者一日偶搔癩中疥忽自出血汨汨如湧泉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弗驗邀滄洲翁呂元膺往視履時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脈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無卽告之曰夫脈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衰然兩尺尚可按惟當益榮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加荆芥穩防風不間晨夜併進明日脈漸出更服十全大補湯一劑遂痊

九靈山房集

論血寒熱用藥

初虞世治吐血不喜用竹筍生地黃藕汁然亦不可狎泥此說如陽乘於陰血得熱則流散經水沸溢宜服涼劑以解之大黃犀角生地黃生艾藕汁豈能無

效如陰乘於陽所謂天寒地凍水凝成冰宜服溫藥以暖之乾薑肉桂豈能無功學者更宜思之

怒為嘔血

僕嘗治一人吐血診其脉肝部弦氣口濡此因怒極而得之遂用蘇合香丸和雞蘇丸服即效

經閉成嘔血

一女人年十九歲月水不行遂妄溢而嘔血諸藥無效察其形容大肥脉不大不小投以四生丸即安

負重嘔血

嘗治一男子因飽低頭負重吐血諸藥無效亦投四生丸及青餅子即安更不發

四生丸治嘔血

陳日華云先公紹興初遊福清靈石寺主僧留飯食將竟侍者赴堂齋罷來侍立見卓子上不穩急罄折極之舉首即嘔血蓋食飽拗破肺也明年再到寺因問去年嘔血者無恙否其主僧答云得四生丸服之遂愈因得此方屢救人有效

並良方

蚌粉治吐血

吳丞相冲卿忽吐血孫兆用水澄蚌粉研細入辰砂少許米飲調下二錢日三服遂安兆秘此方吳以術得之韓子功方用朱砂一錢真蚌粉半錢

咯血吐血服白朮散

凡咯血吐血其得之多因積熱之甚或飲食過度馳騁傷胃絡也不然驚恐悸怒使氣逆上而不下行血

隨氣行宛積胃間久則咯血吐血宜服白朮散行榮
衛順氣止血進食退熱惟忌食熱麵煎炙海味猪雞
一切發風之物酒不宜飲食不宜絕常令饑飽得所
自然胃膈空利氣血流順也紹興癸酉秋蘇少連病
此極可畏百藥不效偶姜昌言通判傳此方服之遂
愈後濟人累驗其方以白朮二兩人參白茯苓黃芪
各一兩山藥百合各三分甘草炙半兩前胡柴胡各
一分右爲散每服一錢半水一盞薑三片棗一箇同
煎至六分溫服日三服

寒熱吐血

滁州趙史君云其族姊爲尼住新淦一寺忽苦暴吐
血發寒熱欲作勞氣而未成醫者不肯治偶一士大

夫說用童子小便和酒調下花蕊石散不數日而愈
此後亦多有人服得效

並是齋方

勞傷中氣病嘔血

臨安俞彥良病嘔血或盈楮或滿盆益且二三年其
人平昔嗜市利不憚作勞中氣因之侵損滑伯仁視
之且先與人實散一二日服黃芩芍藥湯少有動作
卽急進犀角地黃湯加桃仁大黃稍間服抑氣寧神
散有痰用礞石丸其始脉芤大後脉漸平三月而愈
彥良遂以此法治人皆驗

傷暑吐血

上虞王熙陽館于魏氏一日乘盛暑肩輿入邑途中
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胃膈痛體熱頭眩病且殆或

以爲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滑伯仁至診其
脉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爲暑迫上行先與
犀角地黄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
卽安並白雲集

倒倉治咯血

丹溪曰台州林德芳年三十餘得咳而咯血發熱肌
體漸瘦衆醫以補藥調治數年其證愈甚診其六脈
皆濇予曰此因好色而多怒精血耗少又因補塞藥
太多榮衛不行瘀血內積肺氣壅遏不能下降治肺
壅非吐不可精血耗少非補不可唯倒倉法二者俱
備但使吐多於瀉耳兼灸肺俞五次而愈醫案

齒舌出血

一人不咳不唾而血散見口中從齒縫舌下來每用
益腎水瀉相火藥治之不旬日愈治法

服丹藥致鼻衄

一富室男子鼻血不止六脈洪數究竟云服丹藥太
過遂用黃連黃芩大黃爲末水煎服愈調服亦可良方
鼻血不止名腦衄

王執中母氏忽患鼻衄急取藥服凡平昔與人服有
效者皆不效因閱集效方云口鼻出血不止名腦衄
灸上星五十壯尚疑頭上不宜多灸只灸七壯而止
次日復作再灸十四壯而愈有人鼻常出膿血執中
教灸顙會亦愈則知顙會上星皆治鼻衄云資生經

灸燈盞治衄血

譙知閣熙載壬子年病衄血用燈盞數枚以百沸湯煮逐枚漉出乘熱安頂上冷卽易之果愈

麻油紙燃止鼻衄

好麻油紙撚絛鼻中頃之打嚏卽愈蘇韜光云此方甚奇其母令人一夕嘗衄盈盆百藥不效用此遂愈

並百乙方

酒毒致鼻衄

郡人蘇伯友病衄旬浹不止時天暑脉弱衆醫以氣虛不統血日進著歸茸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訝其容貌變更蘇亦流涕長泣命其子強呂元膺診至未食頃其所衄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脉兩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浮數而躁且其鼻赤腫而色澤卽告之

曰此得之酒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于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蘇曰某嘗饑走赤日中已而醉酒向風公診當是元膺爲製地黃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

心虛衄血

鄞董允謙妻患衄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涼血之劑益困衄纔數點輒昏頃彥章診之六脉微弱寸爲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脉微知心虛也心虛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諸補心之劑

愈並九靈山房集

好熱物致鼻衄

楊子縣吏陳某當臘月鼻衄至正月九十三日始定其脉實而數治當下導與桃仁承氣湯去積瘀次服既濟湯而愈蓋此人過食煎炙飲醇酒皆積熱所致也

白雲集

下血宜灸

陸氏續集驗方治下血不止量臍心與脊骨平於脊骨上灸七壯即止如再發即再灸七壯永除根目覩數人有效予嘗用此灸人腸風皆除根神效無比然亦須按其骨突處痠疼方灸之不疼則不灸也但便血本因腸風腸風即腸痔不可分而為三或分為三而治之非也

酒毒下血

治酒毒下血多至升斗者盧州郭醫云趙俊臣帥合肥日其婿司馬機宜患此服四物湯每料加炒焦槐花二兩如常法煎服

厚朴煎治便血

王嗣康為蔡昭先處厚朴煎治積年下血韓縣尉云乃尊左藏服之作效右用厚朴五兩

內炒令紫色

白朮一兩大麥蘖神麩

二味各一兩同炒紫色

右為細末

白朮水麵糊為丸如梧桐子大疾作空心米飲下一

百丸平時三五丸嗣康云腸胃本無血緣氣虛腸

薄自榮衛滲入今用厚朴厚腸胃神麩麥蘖消酒食

白朮導水血自不作也

藏毒

子和云汝南節度副使完顏君寶藏毒下血發渴
寒熱往來延及六載日漸瘦弱無力而黃如染余診
其兩手脈沉而身涼內經以寒爲榮氣在故可治先
以七宣丸下五七行次以黃連解毒湯加當歸赤芍
藥與地榆散同煎服之一月愈

剉心下血

棠谿藥彥剛病下血醫者以藥下之默默而死其子
企見而問之曰吾父之死竟無人知是何證戴人曰
病剉其心也心主行血故被剉則血不禁若血溫身
熱者死火數七死必七日治不當下若下之不滿數
企曰四日死何謂病剉心戴人曰智不足而強謀力
不足而強舉心安得不剉也藥初與邢爭屋不勝遂

得此病企由是大服拜而學醫

並儒門
事親

偶食冰蜜愈下血

一男子藏毒下血當六月熱不可堪自甘於死忽思
冰蜜水猛捨性命飲一大盃痛止血住

食生物下紫黑血

唐生者病因飲酪水及食生物下利紫黑血十餘行
脾胃受寒濕毒與六神平胃散半兩加白朮三錢以
利腰臍間血一服愈

結陰便血

真定總管史侯男十哥年四十有二肢體本瘦弱於
至元辛巳因收秋租佃人置酒味酸不欲飲勉飲三
兩盃少時腹痛次傳泄瀉無度日十餘行越十日便

後見血紅紫之類腸鳴腹痛求醫治之曰諸見血皆以爲熱用芍藥蘗皮丸治之不愈仍不欲食食則嘔酸形體愈瘦面色青黃不澤心下痞惡冷物口乾時有煩躁不得安臥請予治之具說其由診得脉弦細而微遲手足稍冷內經云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經云邪在五藏則陰脉不和陰脉不和則血留之結陰之病陰氣內結不得外行無所稟滲入腸間故便血也宜以平胃地榆湯治之此藥温中散寒除濕和胃治之數服病減大半仍灸中脘三七壯乃胃募大引胃上升滋榮百脉次灸氣海百餘壯生發元氣灸則強食生肉又以還少丹服之則喜飲食添肌肉至春再灸三里二七壯壯脾温胃生發元

氣此穴乃胃之合也改服芳香之劑戒以慎言語節飲食良愈

寶鑑

瘀血似痢

丹溪曰東陽胡兄年四十餘歲患痢疾百日百藥不效時正九月初旬予診其六脉急促沉弦細弱左手爲甚日夜數十行視瘀物甚少惟下清涕有紫黑血絲食全不進予曰此非痢也當作瘀血治之其兄問瘀血何事而致予曰飽後急走極力叫罵毆打擲撲多受疼痛大怒不泄補塞太過大酒大肉皆能致之其兄曰去歲枉受杖責經涉兩年此非瘀血乎予曰服吾藥得瘀血則生矣遂以乳香沒藥桃仁滑石佐以檳榔木香用麩糊丸以米湯下百餘粒夜半又不

動又依前下二百粒至天明大下穢物如爛魚腸約
二三升困頓終日漸與粥食而安醫案

鏡面草治尿血

陳總領云余頃在章貢時年二十六忽小便後出血
數點不勝驚駭旋卻不疼如是一月若不飲酒則血
少終不能止偶有鄉兵告以市醫張康者常療此疾
遂呼之來供一器藥云是草藥添少蜜解以水兩服
而愈既厚酬之遂詢其藥名乃鏡面草一名螺曆草
其色青翠所在石堦縫中有之良方

小便出血

人有患小便出血者人教酒與水煎苦蕒菜根服即
愈資生經

腸風灸龜尾

何教授湯簿有腸風疾積年不愈取脊端窮骨名龜
尾當中一灸除根湯簿因傳此方後觀灸經此穴療
小兒脫肛瀉血蓋岐伯灸小兒法也後人因之以灸
大人腸風瀉血爾蓋大人小兒之病初不異故也五
痔便血失尿迴氣灸百壯在脊窮骨上赤下白處見上

婦人陰痛出血

樞府陳斷事內人病召呂元膺視切其脉左口弦而
芤餘部皆和元膺即起密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
而出血且少陰對化在玉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
經水不相關蓋得之因內大驚神懾而血苑陳曰公
醫誠良也致病一如公言元膺乃為製益榮之劑且

納藥幽隱處再劑卽無苦矣

九靈山房集

痺門

痺病啖茯苓

汶陽錢仲暘爲宋之一代名醫自患周痺每取茯苓其大逾斗者以法啖之閱月乃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壽八十二而終

宋史

骨痺

子和曰陳下酒監魏德新因赴冬選犯寒而行真氣元衰加之坐臥冷濕食飲失節以冬遇此遂作骨痺骨屬腎也腰之高骨壞而不用兩膊似折面黑如炭前後膝痛痿厥嗜臥遍問諸醫皆作腎虛治之余先以玲瓏竈熨蒸數日次以苦劑上湧訖寒痰三二升

下虛上實明可見矣次以淡劑使白朮除脾濕令茯苓養腎水責官桂伐風木寒氣偏勝則加薑附否則不加又刺腎俞太谿二穴二日一刺前後一月平復如故僕常用治傷寒汗下吐三法移爲治風痺痿厥之法愈者多矣

痺證治法

戴人曰嘗治一稅官病風寒濕痺腰腳沉重浮腫夜則痛甚兩足惡寒經五六月間猶綿脛靴足腰膝皮膚少有跣露則冷風襲之流入經絡其痛轉劇走注上下往來無定其痛極處便腫急而腫起肉色不變腠理間如蟲行每遇風冷病必轉增飲食轉減肢體瘦乏須人扶掖猶能行立所服者烏附薑桂種種燥

熱燔鍼着灸莫知其數前後三年不愈一日命予脉
之其兩手皆沉滑有力先以導水丸通經散各一服
是夜瀉二十餘行痛減過半漸服赤茯苓湯川芎湯
防風湯此三方在宣明論中治痺方是也日三服煎
七八錢熱熱然汗出余又作玲瓏竈法薰蒸若血熱
病反劇諸汗法古方亦多有之惟以吐發汗者世罕
知之故余嘗曰吐法兼汗良以此夫

濕痺

常仲明病濕痺五七年矣戴人令上涌之後可瀉五
七次其藥則舟車瀘川通經神祐益腎自春及秋必
十餘次方能愈公之疾不必鍼灸與令嗣皆宜涌但
臘月非其時也欲俟春時恐余東邁今姑屏病之大

勢至春和時人氣在上可再涌之以去其根卒如所
論而愈

又

一衲子因陰雨臥濕地一半手足皆不隨若遇陰雨
其病轉加諸醫皆作中風偏枯治之用當歸芍藥乳
香沒藥自然銅之類灸反大便澀風燥生經歲不已
戴人以舟車丸下三十餘行去青黃沫水五升次以
淡劑滲泄之數日手足皆舉戴人曰夫風濕寒三氣
合而成痺得寒而浮畜於皮膚之間久而不去內舍
其舍日用去水之藥可也水濕者人身中之寒物也
寒去則血行血行則氣和氣和則愈矣

並儒門
事親

腹上麻痺

腹上麻痺不仁多煮葱白喫之自愈

危氏方

醫說續編卷第十二

